



# 第五碗酒 (小说)

朱兴友

丢失的羊,那是梦话。

他只能逃走。被干爹毒打一顿,然后被克扣口粮、饿着肚子继续放羊,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。

“狗屁的干爹!”他在心里这样说。他3岁就父母双亡,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,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,只是长工。

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,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、能到哪里。

三

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,并把酒瓶子递给棒棒。

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。柳条却说:“哥,酒够不够?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……”

棒棒用了一通乱棍,土匪暂时离去,全家人陷入恐慌。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,变卖了能卖的家产,老手轻微颤抖着,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。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,逃难路绕着转了好几圈。

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

显眼,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

净清爽,像在告诉路人,这家人的日子还

算过得去。

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。它先

是狂叫,见人老不走就往前扑,被一把利

刃割破咽喉……棒棒因此拼命,木棒雨

点般挥向二人,两把利刃竟不敌,逃走。

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,那是

下山踩点来的。

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。

二

从小,柳条就是个放牛娃。

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,柳条就每天打早,带上妈配给的干粮,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,吆喝三头牛上山。人那么小,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,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。几年下来,干爹说:“要得,这牛放得好了。”

这话意不在夸奖,而在引出下一句:“你可以放羊了。”

干爹说啥就是啥,柳条不敢回嘴。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,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,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,人们因此喊他“柳条”。

一群羊几十只,数量远远比牛多,倒也是小问题,多清点几次就是了。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,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,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。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:放牛只管睡觉,放羊拿命奔跑。

柳条尽心卖力,跟着羊群奔跑了好些年,最终还是出了岔子。那天,柳条和羊群遭遇罕见的暴雨。回到家清点,少了两只壮羊。柳条在暮色中瞥见干爹乌云滚滚的脸,二话没说,扭头入山。

他心里清楚,山大林深,想要找回

丢失的羊,那是梦话。

他只能逃走。被干爹毒打一顿,然后被克扣口粮、饿着肚子继续放羊,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。

“狗屁的干爹!”他在心里这样说。他3岁就父母双亡,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,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,只是长工。

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,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、能到哪里。

三

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,并把酒瓶子递给棒棒。

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。柳条却说:“哥,酒够不够?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……”

棒棒用了一通乱棍,土匪暂时离去,全家人陷入恐慌。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,变卖了能卖的家产,老手轻微颤抖着,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。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,逃难路绕着转了好几圈。

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

显眼,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

净清爽,像在告诉路人,这家人的日子还

算过得去。

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。它先

是狂叫,见人老不走就往前扑,被一把利

刃割破咽喉……棒棒因此拼命,木棒雨

点般挥向二人,两把利刃竟不敌,逃走。

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,那是

下山踩点来的。

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。

二

从小,柳条就是个放牛娃。

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,柳条就每天打早,带上妈配给的干粮,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,吆喝三头牛上山。人那么小,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,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。几年下来,干爹说:“要得,这牛放得好了。”

这话意不在夸奖,而在引出下一句:“你可以放羊了。”

干爹说啥就是啥,柳条不敢回嘴。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,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,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,人们因此喊他“柳条”。

一群羊几十只,数量远远比牛多,倒也是小问题,多清点几次就是了。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,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,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。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:放牛只管睡觉,放羊拿命奔跑。

柳条尽心卖力,跟着羊群奔跑了好些年,最终还是出了岔子。那天,柳条和羊群遭遇罕见的暴雨。回到家清点,少了两只壮羊。柳条在暮色中瞥见干爹乌云滚滚的脸,二话没说,扭头入山。

他心里清楚,山大林深,想要找回

丢失的羊,那是梦话。

他只能逃走。被干爹毒打一顿,然后被克扣口粮、饿着肚子继续放羊,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。

“狗屁的干爹!”他在心里这样说。他3岁就父母双亡,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,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,只是长工。

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,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、能到哪里。

三

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,并把酒瓶子递给棒棒。

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。柳条却说:“哥,酒够不够?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……”

棒棒用了一通乱棍,土匪暂时离去,全家人陷入恐慌。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,变卖了能卖的家产,老手轻微颤抖着,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。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,逃难路绕着转了好几圈。

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

显眼,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

净清爽,像在告诉路人,这家人的日子还

算过得去。

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。它先

是狂叫,见人老不走就往前扑,被一把利

刃割破咽喉……棒棒因此拼命,木棒雨

点般挥向二人,两把利刃竟不敌,逃走。

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,那是

下山踩点来的。

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。

二

从小,柳条就是个放牛娃。

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,柳条就每天打早,带上妈配给的干粮,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,吆喝三头牛上山。人那么小,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,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。几年下来,干爹说:“要得,这牛放得好了。”

这话意不在夸奖,而在引出下一句:“你可以放羊了。”

干爹说啥就是啥,柳条不敢回嘴。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,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,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,人们因此喊他“柳条”。

一群羊几十只,数量远远比牛多,倒也是小问题,多清点几次就是了。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,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,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。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:放牛只管睡觉,放羊拿命奔跑。

柳条尽心卖力,跟着羊群奔跑了好些年,最终还是出了岔子。那天,柳条和羊群遭遇罕见的暴雨。回到家清点,少了两只壮羊。柳条在暮色中瞥见干爹乌云滚滚的脸,二话没说,扭头入山。

他心里清楚,山大林深,想要找回

丢失的羊,那是梦话。

他只能逃走。被干爹毒打一顿,然后被克扣口粮、饿着肚子继续放羊,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。

“狗屁的干爹!”他在心里这样说。他3岁就父母双亡,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,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,只是长工。

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,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、能到哪里。

三

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,并把酒瓶子递给棒棒。

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。柳条却说:“哥,酒够不够?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……”

棒棒用了一通乱棍,土匪暂时离去,全家人陷入恐慌。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,变卖了能卖的家产,老手轻微颤抖着,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。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,逃难路绕着转了好几圈。

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

显眼,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

净清爽,像在告诉路人,这家人的日子还

算过得去。

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。它先

是狂叫,见人老不走就往前扑,被一把利

刃割破咽喉……棒棒因此拼命,木棒雨

点般挥向二人,两把利刃竟不敌,逃走。

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,那是

下山踩点来的。

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。

二

从小,柳条就是个放牛娃。

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,柳条就每天打早,带上妈配给的干粮,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,吆喝三头牛上山。人那么小,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,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。几年下来,干爹说:“要得,这牛放得好了。”

这话意不在夸奖,而在引出下一句:“你可以放羊了。”

干爹说啥就是啥,柳条不敢回嘴。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,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,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,人们因此喊他“柳条”。

一群羊几十只,数量远远比牛多,倒也是小问题,多清点几次就是了。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,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,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。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:放牛只管睡觉,放羊拿命奔跑。

柳条尽心卖力,跟着羊群奔跑了好些年,最终还是出了岔子。那天,柳条和羊群遭遇罕见的暴雨。回到家清点,少了两只壮羊。柳条在暮色中瞥见干爹乌云滚滚的脸,二话没说,扭头入山。

他心里清楚,山大林深,想要找回

丢失的羊,那是梦话。

他只能逃走。被干爹毒打一顿,然后被克扣口粮、饿着肚子继续放羊,那样的日子他无法再过下去。

“狗屁的干爹!”他在心里这样说。他3岁就父母双亡,被家大业大的干爹收养,随着年岁增长才知道干儿子不是儿子,只是长工。

顺着一条素日没走完的山梁,柳条不知自己要到哪里、能到哪里。

三

棒棒媳妇往桌子上摆了两个酒盅,并把酒瓶子递给棒棒。

棒棒用欣慰的眼神看了媳妇一眼。柳条却说:“哥,酒够不够?可不可以直接倒在碗里……”

棒棒用了一通乱棍,土匪暂时离去,全家人陷入恐慌。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赶在土匪卷土重来前,变卖了能卖的家产,老手轻微颤抖着,向小镇后面的山上指。一家人在山里奔波了好几天,逃难路绕着转了好几圈。

棒棒家的院子在镇上不算大也不算

显眼,只是房前屋后比哪家周围都要干

净清爽,像在告诉路人,这家人的日子还

算过得去。

最先警觉的是棒棒家的黑狗。它先

是狂叫,见人老不走就往前扑,被一把利

刃割破咽喉……棒棒因此拼命,木棒雨

点般挥向二人,两把利刃竟不敌,逃走。

两人是河对岸高山上的土匪,那是

下山踩点来的。

棒棒一家子祸从天降。

二

从小,柳条就是个放牛娃。

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吧,柳条就每天打早,带上妈配给的干粮,一般是几个带皮煮的洋芋,吆喝三头牛上山。人那么小,幸好三头牛一公一母一小,一家子不会分头乱跑。几年下来,干爹说:“要得,这牛放得好了。”

这话意不在夸奖,而在引出下一句:“你可以放羊了。”

干爹说啥就是啥,柳条不敢回嘴。柳条扔了手里已经脆硬的柳条,从树上折了一根更细更长更柔软的,柳条就是柳条的鞭子,人们因此喊他“柳条”。

一群羊几十只,数量远远比牛多,倒也是小问题,多清点几次就是了。问题是羊的身子骨比牛小很多,移动起来又比牛快很多倍,眨眼间钻进林子就不见影。因此放牧的娃娃们自有道理:放牛只管睡觉,放羊拿命奔跑。